



迷失的爱

[1] 渡边淳一 著
陈岩 译

流 冰

一月，鄂霍次克海天幕低垂，一片灰雾蒙蒙。也许要降雪吧，在那海天交接之处，有一道黎明前似的白色光带。天气严寒，但却没有风。灰色的天空，铅色的海，洁白的冰面，一起静止在沉寂的空间。

在山冈上，竹内美砂微微地吐了口气，这里可以一览白色的、静谧的海。

今天上午九点，美砂离开札幌，下午不到三点，抵达了这面临鄂霍次克海的纹别。下车之后，她先到预先约好的车站前的旅馆住下喝了点热茶，然后叫了一辆出租汽车，沿着与海岸平行的道路南行，来到了这里。

纹别虽然是个市，但只是人口不足四万的小城，坐车刚走上五分钟，就已经人家稀疏，从房屋之间，可以望尽凜木竖立的雪原和冰封的海。离城渐远，道路距海岸越近，左面闪出一个小山冈。汽车向着山冈的方向，沿公路拐向了左边。接着，汽车驶过一段洼地，上了山坡，眼前有一座小而整洁的灰色楼房。

途中，美砂看到的都是木结构的房屋，这座混凝土的二楼楼房显得非常结实、牢固，但它孤零零地暴露在山冈之上，使人感到几分凄凉。

公路距小楼约有二百米远。当汽车驶到坡顶可以看到海的位置时，美砂让驾驶员把车停了下来。

“那就是流冰研究所吧？”

“是的。我送你到前面。”

“不用了，我想走一走。”

美砂付过车费，拉了拉兔皮衣领下了车。

山冈的端头似乎是断崖，前方是一片白花花的冰面。从公路到研究所，积雪中挖有一条约五米宽的通道，车辙闪着微光。

美砂脚穿一双在札幌买的防滑高腰靴，她小心地迈着步，顺着雪道向灰色的小楼走去。

大门正面的雪中，冷杉探出头，左侧的混凝土门垛，一半被埋在雪中，门垛上半部的花岗岩上刻着“北海道大学低温科学研究所附属流冰研究所”。

美砂看了一会儿门垛上的字，推开了入口的玻璃门。

研究所内暖烘烘的，看来正放着暖气。进门左侧有一个大概是收发室的小窗，但却关着，还放着窗帘。正面是一块约十五平方米的门厅。右侧往里有楼梯，但那里也不见人影。门左侧是换鞋处，杂乱地扔着两双拖鞋。旁边的鞋箱上，放着一双大号棉靴子。

“对不起！有人吗？”

美砂向四处看了看，招呼着，但却没有回答。

难道都出去了吗？即使真是那样，在这么一座楼房里，总不会一个人不留吧，美砂又稍稍提高声音喊了一次。

可是，美砂的声音只是在静悄悄的厅里回响，仍然听不见回应。

虽然这里是研究所，但是这样做也太粗心大意了。如果有

盗贼闯进，会怎么样呢？美砂吃惊不小，抬脚刚要往里面走，突然，背后一股冷风吹来，门开了。

美砂急忙回过头去，只见一个男人站在那里。

这个人身高将近一米八十，身体结实健壮，上身裹着一件有海豹皮的深蓝色登山服，脸被登山服上的兜帽包得严严实实，下身穿着一条茶色的劳动服裤子，脚登一双厚棉靴。看样子他是出去工作了，左肩挎着一个像手提录音机似的黑色器具，左手拎着一只白色羽毛的动物。

“哎呀……”

美砂不由得惊叫起来，转过了脸。男人手里提着的原来是一只天鹅，胸部被血染得鲜红。

看来，美砂的惊叫声使男人意识到了自己手里提着的东西，他悄悄地把天鹅移到身后。

“您是……”

“啊……”

男人虽然提着一只血淋淋的天鹅，但声音却格外轻松。

“我叫竹内美砂。”

美砂赶忙鞠躬致意。

“我是带着北大低温科学研究所明峰先生的介绍信来的。这里的纸谷诚吾先生在吗？”

“我就是……”

“您就是纸谷先生啊。”

美砂又偷偷地扫了一眼天鹅，然后抬头望着纸谷说：

“突然打扰，真对不起。我是半小时之前到纹别的，直接就这儿来了。”

纸谷点了点头，把死天鹅放在鞋箱旁边的地板上，换上了拖鞋。

“请。”

这位名叫纸谷的男人拾起一双乱丢着的拖鞋，摆到了美砂的面前。

“对不起。”

等美砂换好拖鞋，纸谷开始迈步向里走。

“那只天鹅……”

“没关系。”

纸谷只是带着那件肩上挎着的器具，登上了楼梯。

研究所虽小，却是地地道道的雪原建筑，非常牢固。美砂跟在纸谷身后，走进了二楼左面挂着“第一研究室”牌子的房间。

研究室靠门口摆着简单的供客人用的沙发等，里面放着两张桌子，桌子上方的墙壁上贴着似乎是北极圈地图，对面的墙壁并排摆着书厨，书厨旁边挂着毛皮，好像是海豹皮。

纸谷把挎在肩上的器具放在桌子上，解开包在头上的登山服兜帽，重新自我介绍说：

“我叫纸谷。”

听纸谷一说，美砂也再一次报了自己的名字，并从挎包里取出一张名片：

“这是明峰先生写的。”

名片是离开札幌时明峰教授给的，背面写着：

“此人是我朋友的女儿竹内美砂，家住东京。因为想看流冰，来到了这里。百忙中打扰你们，很是不安，请带她看看流冰、研究所等。”

美砂在到这来之前，听爸爸的朋友明峰教授说，纸谷城吾从北大理学系毕业后，一直致力于流冰的研究。

刚开始在一楼门里面突然遇到纸谷时，美砂见他严严地

包着登山服兜帽，拎着死天鹅，感到有些可怕，现在这么四目相对，又觉得他那精悍的脸上的那双眼睛格外温柔、清澈。

纸谷看了一会儿美砂交给他的名片，随后把它放进口袋，并随手取出香烟，用火点着：

“那么，您还想看？”

“啊？”

美砂想，他说的“还”是什么意思呢？我就是为看流冰来的呀！这点在名片上不是写着吗？

“是不是您太忙了？”

“不，忙倒不忙。”

纸谷用右手拿着烟，看了看腕上的表。

“已经晚了吗？”

“还来得及。”

那他为什么要那么说呢？也许是因为气不顺，不愿意带我去吧。美砂不安地问：

“那么是给您添麻烦了吧？”

“嗯，说麻烦嘛，是麻烦。”

纸谷爱答不理地吸着烟。

美砂对眼前的这个男人困惑不解。即不是忙，也不是时间来不及，却说领我去看冰是给他添麻烦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带我参观，对纸谷来说尽管不是正式的工作，但我是从东京特意赶来的呀，而且还带着纸谷的上司——明峰教授的拜托信。

“这么说，您不能答应我的请求了？”

美砂的话中带有几分火气。

“您是由于什么原因想看冰的呢？”

“什么原因……”

美砂一时语塞。被这么郑重其事地一问，她没有回答上

来。

“听说冰很美，很漂亮，为观光……”

“果然如此。”

纸谷伸开他那粗大的手指，像弹钢琴似地在桌边上敲了起来。

“难道为观光来看冰不行吗？”

“不是说不行，只是我对这种事不感兴趣。”

“那么，您看怎么办好呢？”

“就这样吧，不管怎么说，我带您去。”

纸谷站起身，拿起桌子上的手套。

“到太阳落山还有一个小时，我们先去看看冰原。”

“如果耽误您的事情，也就算了，我自己去看。”

“一个人去冰原的边缘可危险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在札幌，明峰教授曾建议美砂到鄂霍次克海伸出的冰原边缘看看，所以她才来到这里。

明峰教授还说，只站在岸上看，不实际在冰上走一走，就不知道冰原的真正情趣。再说，一边听纸谷诚吾讲冰的结晶，一边观赏冰原的晚霞，那会使你动情的。

美砂为看冰原特地来到这里，但至关重要的向导却有些冷漠，这使她心里感到不安。

按平常美砂的脾气，受到这种冷遇，早就不想看了。但现在不同，既然来到了这里，不看就回去，那真是太遗憾了。何况在札幌还特意买了一双能在冰上行走的胶底高腰靴子。

“我一定要去看。”

“那我们就走吧。”

纸谷刚戴上手套，突然响起敲门声，一个年轻的男子伸进

头来。他穿着一件看起来很暖和的毛衣，戴着一顶毛线帽，看上去年纪只有二十二、三岁。

年轻人发现美砂后，稍稍犹豫了一下，但马上又把头转向了纸谷：

“门里面的天鹅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是在富牛村的前面捡到的。”

“是被枪沙打了？”

“可能是吧。”

“今晚就吃了吧。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那么，就用它做火锅。”

年轻人笑了笑，朝美砂轻轻地点了点头，离去了。

看来这帮家伙要吃刚才看到的那只天鹅，美砂吃惊地看了看纸谷，见他正若无其事地把登山服的兜帽一直戴到眼窝。

“走吧。就穿那么点儿不冷吗？”

“不。”

美砂逞强似地摇了摇头。

走下楼梯，来到楼门，原来的那只天鹅已经不见了，也许是那个年轻人把它拿走去做菜了。

野蛮的男人们。

美砂瞪着走在前面的纸谷的高大身躯，跟着他走到了门外。

二

出研究所向右，一踏上雪中的小路，迎面展现出了冰封的鄂霍次克海。

由于坚冰逼来，港湾甚至外海都被雪盖得严严实实，铅色

的海被从遥远的彼岸一股脑儿地推压过来。港湾里，船已经全部上岸，冻结着一片银冰。

身为向导的纸谷连头也不回，只是默默地走在雪道上。那架式似乎在说，美砂应该理所当然地跟在他的后面。

真是冷血儿！美砂又生起气来，但事到如今，也只好跟着他走了。

在来研究所的途中，美砂所看到的那道似乎要降雪的白色地平线仍旧那么白亮，幅宽也没有变化。在港湾的一隅，有一群乌鸦飞起，冲向万籁俱寂的天空。

鄂霍次克海的天空，也许永远是这样的，带有行将降雪的征兆。

不久，雪道呈现出一个缓坡，一走下缓坡，似乎到了海陆交界之处。在这里，纸谷第一次停了下来，回头对美砂说：

“底下是冰，请小心。”

光说让我小心，怎么做才是小心啊？美砂先把左脚放到冰上，然后试着放上了右脚。冰面上积着一层薄雪，看上去和雪地没有两样，但雪的下面却又硬又滑。

看着美砂走上了冰面，纸谷在前面又开始前进。他慢慢地、一步一步结结实实地踏着。

在冰上行走，应该像他那样吧。美砂模仿着纸谷的走法，跟在后边。

从港湾一隅飞起的那群乌鸦，向右盘旋了一个大半圈，最后消失在城市方向的上空，留下的便只是说不清是晴是阴的灰色天空和一片白茫茫的冰原。

尽管如此，冰冻得却很坚固。用脚使劲踏上去，也感觉不到一丝摇晃，并没有在冰上行走的那种不安。

纸谷依旧默默无语，迈着均匀的步伐。他既不愿意地弯腰

曲膝，也不故作地昂首挺胸，只是自然地走着。

四周人迹杳然，广袤的冰原上，只有纸谷和美砂两人在行走，城市的喧嚣声在这里也远不可闻。

“什么时候能冻成这样？”

“每年都不同。”

纸谷依旧面朝前方，答道。

“虽说每年不一样，但是总有个大致的时间吧。”

“今年是一月七日，去年是一月二十二日，前年是十二月十九日。”

还真是这么等等不一啊。也许因为这个，他才回答说“每年都不同”吧。可是，回答说“从十二月到一月底”不也可以吗？看来，这种含含糊糊的回答方式，与这个男人的性格是格格不入的。

美砂心里产生一种冲动，她想再多问问他，让他开口讲话。因为就一般常识说，向导向参观者介绍情况是理所应当的。

“那么，冰要存在到什么时候啊？”

“您说的‘存在’是什么意思啊？”

“这，就是这里……”

“您说的‘存在’是指现在这种状态，还是指断裂状态，或者是流淌的状态呢？”

“像现在这种状态……”

“去年流冰离岸的时间是三月二十八日。”

“离岸？”

“是说冰与海岸分离。”

“那么说，在那之前都可以这样在冰上走了？”

“有时可以走，有时不可以走。”

“您这么说是……？”

“虽然表面看起来相同，但随处都有冰面变薄和龟裂现象发生，不搞清楚这样的地方在冰上走，就会掉到海里。”

尽管他说得很对，但美砂却感到很滑稽：

“掉到海里，水很凉吧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会死掉吧？”

纸谷没有回答。也许他觉得对这种无知的提问不屑一答。美砂想观察一下对方的表情，但纸谷的脸遮着兜帽，看不清楚。

两个人默不作声地往前走着。离开海岸该有四、五百米了，拖到岸上的各种颜色的渔船已经分辨不清，看上去只是一小堆堆儿。

美砂渐渐地渗出了汗珠。

开始时，美砂还觉得一步一步走得很慢，可是这么走着走着，她却感到是一种相当激烈的运动。而且她是初次在冰上行走，神经也不能放松。

“我们要走到哪儿呢？”

“还是临近海水的地方好吧？”

当然想到那儿看看了。美砂又一步一步、结结实实地踏着坚冰向前走去。

“刚才您说冰的流淌状态，那是……”

“是指冰面化成冰块后的漂浮状态。”

“是说蓝色的海上漂着冰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要到什么时候呢？”

“去年……”

又来了，美砂悄悄地伸了一下舌头。

“去年，冰块完全溶化是四月七日。”

“这么说，稍稍提前几天到这里，就可以看到漂浮在海上的冰块了。”

“那可不一定。刮海风时，冰块会漂到离岸边很近的地方，如果风从陆地吹向海面，冰块就会被刮到远海。”

“运动得那么剧烈啊？”

“每天冰的位置都在变化。”

“那么，早晨从东京打电话，问问冰块是否靠近岸边，如果靠近，马上乘飞机赶来就可以了把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这样做不行吗？”

“那是您的自由。”

纸谷不愿理睬似地说。难道又惹他不高兴了吗？真是个不可捉摸的向导。

明峰教授怎么给我介绍这么一个古怪的家伙，美砂感到有些遗憾。

离开码头已经一公里远，比起海岸附近，所看到的冰原起伏增大，到处都是隆起的冰堆，纸谷在冰堆之间熟练地穿插前进，美砂想，只要跟在他的身后，看来就不会出问题。

海鸟从小山般的冰堆背后腾起，飞向辽阔的大海。它飞得悄无声息，那白色的翅膀仿佛被吸附在灰色的天空之上。

左面，延伸着一道切断冰海的防波堤，它的端部有一座灯塔，在冰封的海上，航船绝迹，灯塔也沉睡在冰中。

前方铅色的海渐渐靠近，颜色越来越深，看起来，宛如雪原之中苍青色的湖面。

“就在这附近休息一下把。”

在距海水约一百米的地方，纸谷止住脚步，坐到了微微隆起的冰包上。

美砂伫足而立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

空气沁人心脾般的清新。

回头眺望，可见冰原尽头围着海港的纹别城区，再往前，便是连绵不断的雪山。天地之间，无一丝声响，极目远望，只是灰色的天空，白色的冰原，以及从冰的龟裂中露出容颜来的海。

美砂觉得自己现在才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无声的世界，这个世界过于寂静，以致令人感到阴森可怕。

“稍休息一下。这不怎么凉。”

纸谷用手拨开自己旁边冰包上的积雪。

“对不起了。”

美砂坐在纸谷身边，心里想，这个人的心肠也许并不像嘴巴那样冷。

纸谷从登山服口袋里掏出香烟点燃吸一口，然后悠悠地吐着，清澄的空气中渗入一股烟香。

“天马上要黑了。”

左面雪山的上空，已经染上了一抹淡淡的红云。毫无疑问，左面是西，而对面海的方面是北。

“您常到这一带来吗？”

“……”

纸谷瞩目冰原，没有作声。美砂想，这无声的世界，与沉默寡言的纸谷真是奇妙的吻合。

“能在这样的地方度过一生就好了。”

美砂又想起了自己居住的东京。人多的躁闷，难耐的噪音，与这里简直是两个天地。

“这一趟走得值得。”

虽然千里迢迢来到这里，碰上一个冷漠的人，但却不失远道而来的意义。

“我真不知道，严冬的鄂霍次克竟是这样寂静。”

“岂止是寂静！”

纸谷的声音很低，但语气却非常肯定。

“这当然是了。但是，看到这样的景色，我想，东京的人，无论是谁都会激动的。”

“我就麻烦了。”

“不可以这样说吗？”

“可以不可以我不知道，但是，只看到这一点，便以为自己懂得了冰，懂得了鄂霍次克，那就未免太浅薄了。”

“我并不是说……”

“行啊，反正你们是游客嘛。”

美砂回头望了望纸谷，只见兜帽下他的那双眼睛依然凝视着冰原边缘的鄂霍次克。

“借游玩的机会顺便到这里的人，并不知道冰美在哪儿，我不大愿意为这种人当向导。”

美砂觉得自己似乎明白了纸谷冷淡的原因。

对来自东京的美砂来说，流冰是她的憧憬，是要观赏的美丽的景色。而对纸谷来说，却是他毕生的工作对象，是实际生活的内容。也许纸谷要说的是这些吧。

“对不起，我原以为一到这，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求您领我看看。我这个人生来什么事都直来直去请不要往心里去。”

“我可没往心里去啊。”

西方天空上红云的颜色渐渐变深，在它的映照下，冰原开始染上绛红。两个人并坐在冰包上，薄薄的积雪上拖出两条长

长的身影。

“您到这儿多少年了？”

“有七年了吧。”

“不回大学吗？明峰先生说您是一去纹别就不再归的怪人。”

看来纸谷对美砂的话并不在意，他吸完最后一口烟，便把烟蒂丢在脚下，火头一下子钻进了薄薄的雪中。

“您不想回札幌吗？”

“并不是不想回去。”

“那为什么在这……”

“鄂霍次克更适合于我。”

的确，对他来说，也许农村比城市更合适。而且不是那种明媚的湖畔、田园风光，倒是狂暴的鄂霍次克海与他的性格更加相称。

“您是相当喜欢冰了？”

“除此之外我一无所知。”

美砂又偷偷地看起他来，在他的半面脸上似乎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阴霾。

“再稍微往前走一走吧。”

纸谷用脚踩了踩扔在冰上的烟头，站了起来。他那高大结实的身躯在雪上投下一条长长的影子。

“到离海水那么近的地方，不要紧吗？”

“大概……”

纸谷无所顾忌地一直往前走去。

说“大概”让人心里多没底啊。一旦冰面断裂，掉到海里可怎么办哪。

葬身在这么冰冷的鄂霍次海中可真太惨了。但是，可能的

话，还是想到冰海交接的地方去看看。在那里，可以在脚下看到严冬的鄂霍次克海。

美砂心里交织着渴望和不安。她又想，反正纸谷走在前面，如果冰面断裂，先掉进海里的是他，而跟在后面的自己是不要紧的。

美砂心里打着自己的算盘，跟在纸谷的后面。

尽管已经来到冰原的边缘，但却几乎没有风。

美砂虽然穿的是短大衣，但是长筒靴腰几乎包到膝盖，头上裹着头巾，所以并不觉得寒冷。

在白皑皑的冰面上，苍青色带子似地龟裂在身前身后不断增宽。

也许由于精神作用，美砂觉得脚下似乎在摇晃。

“还走吗？”

“再往前一点。”

“真可怕……”

话一出口，美砂赶忙闭上了嘴。在他面前决不能表现出懦弱，现在说出不争气的话，会被他越发看不起。

在走出约五十米远的地方，纸谷站住了，一道苍青的龟裂就在眼前。

“到这边来吧。”

纸谷用脚在周围踩了踩，试过冰的坚固程度，折向了右侧。

纸谷向右走了约二十米后，又向着龟裂前进。美砂一丝不差踩着纸谷留在薄雪上的脚印战战兢兢地走着。她与纸谷的距离有四、五米远。

若是他掉进海里……

如果纸谷高大的身躯一下落入冰下，该如何是好呢？自己

跳过去，能把他拉上来吗？不能这样，凭自己这么点力气伸手去拉，说不定连自己也会一起沉入水底。

实际上，如果真的出现这种场面，自己可能只是吓得大叫，呆呆地站在这里看着。

突然，纸谷站住了：

“就到这吧。”

美砂抬头一看，海水已经逼在数米之前。

美砂小心翼翼地站稳脚根，观察着海面。

龟裂的断面呈淡青色，中间是耀眼的蓝色，看上去，简直像个苍蓝色的水洞。

也许因为被坚冰包围，大海悄然无声，只是在冰水交接之处，水微微地摇动着。

“水很深吧？”

美砂用两只手拉着大衣领说。

“这里距海岸一点五公里，水深可能有二百米左右。”

“水看起来很凉。”

“因为天气冷，所以感到海水凉，实际上海水的温度变化不大。还没有结冰嘛，所以至少可以说，海水的温度不会超过它的冰点零下二度。”

从道理上说，也许是这样，但被冰围着的海水，的确格外显得凉。

“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平静的海。”

“表面平静，海底却时刻在动着。”

“冰下也在动吗？”

“当然了。”

美砂心里一阵战栗，不由望了望脚下的冰。可是，无论怎样用力踩踏，冰都像大地一样纹丝不动。现在，从这里放眼望